

日俄衝突與中國

夏紋

在帝國主義加緊進攻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今日，中國民族由殖民地化的益加深刻，甚至逐漸臨到被瓜分共管之危亡的前夜，已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了。雖然如此，但在帝國主義恐慌和沒落行將到來的今日，同時也因為他們之間的矛盾絕對不可調和，使他們自己互相火拚與階級對立之加緊發展，成爲不可銷除的革命危機。這就令他們對於殖民地的統治沒有經常穩定的可能，甚至在其整個的統治機能上，是日益削弱和動搖的。因爲如此，所以被壓迫的民族，祇要自己具有真正爲自己解放而鬥爭的決心，祇要能夠磨礪以須地向革命前途勇敢地邁進，民族的獨立與解放的機會隨時都存在着。並且如果能夠發動廣大民衆起來堅決地鬥爭，那獨立與解放的勝利還是必然的。中國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由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固然給予中國民族以重大的致命打擊。但在反的方面，如果中國的民衆敢於起來堅決地鬥爭，如果不是國內的帝國主義的代理勢力，拚命的壓制和束縛着中國民族革命的發展與興起，我們以普遍全國的游擊戰，堅壁清野戰，大規模的對壘與小規模的襲擊戰，去回答日本帝國主義，其最後勝利必然終屬於我們。這就是說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雖然是中國民族的不幸，可是又是中國民族獲得解放的最好機會。社會的事變之發展，原就是這樣自己包含着相反的矛盾因素的。可惜我們自己放棄了那有利的機會，而探

取不抵抗，妥協，投降的政策，自甘走向滅亡和當奴隸的陷阱中去啊！

但是中國民族解放和獨立的機運，並未被歷史抹殺下去，這樣的機會歷史還要繼續不斷的給予我們，直至它把全人類登諸絕無壓迫與剝削的平等社會的衽席之上爲止。所以只要我們能立即準備我們有興的革命力量，那行將到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已迫在目前地將再給我們以解放的機會。只要我們被壓迫的廣大民衆，有決心來乘此扭斷一切加在我們的頸上的鎖鍊，世界第二次大戰，不管它是開始爆發於帝國主義間自相火拚中，或者是爆發於反蘇聯的圍攻中，都會造成中國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的機運。

較遠的戰爭危機我們可以暫緩去說它，目前很緊張的日俄關係，這是最值得注意的。雖然從一般的國際局面看來，帝國主義者的內部矛盾也正在發展，尙不能團結一致進攻蘇聯，而日本帝國主義內部的經濟恐慌，財政困難，社會的不安，乃至東三省尙未達到有穩固的基礎，中日關係尙在不寧的中途，蘇聯則以平和建設與和平外交爲其國家政策之中心時，雙方似乎都不敢輕於發動武裝的挑戰行爲，日蘇戰爭在目前或尙談不到。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爲了移轉其國內的不滿的目標於對外，爲要進攻蘇聯以移轉帝國主義的視線，博得帝國主義的同情，打破他那孤立的現狀，而因中東路爭執

中的偶爾事變，來一個冒險行爲向蘇聯挑戰，引起日俄戰爭的爆發，這不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不管日俄戰爭之可能性怎樣在目前尚未超過它底不可能性的比重以上，但如果日俄戰爭一旦爆發，大半是會發展爲世界戰爭的。即令萬一僅限於日俄的局部衝突，但其對於中國的關係都極重要，會給予中國民族以活動的機會，是無疑的。

但是，如果日俄戰爭竟會爆發出來，中國民族要抓住這機會有所展佈，那麼唯一的道路只有乘此機會復興自己的民族的民族革命運動，立在反帝國主義的立場上，堅決地爭取自己民族的獨立，才有利於中國。如果在此歷史所給予我們的解放良機中，竟仍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不起來行動，則戰爭的勝利如果是屬於日本帝國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強盜集團一方面，則中國的殖民地化和滅亡，固然是更會加深加速起來。就是我們的行動如果是自願作帝國主義的獵犬，聽帝國主義的指揮，加入反蘇聯的前哨，以爲這樣可以獲得帝國主義的歡心，換取對中國民族的壓迫之讓步，這不但是幻想，而且是自促其亡。這一事實，早已爲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的國際外交之變換，而落到現在失去東北四省，而落到帝國主義之侵略和壓迫日益加緊的今日，可以證明。所以假使日俄戰爭果然爆發出來，掀起了東亞的血戰風雲，中國民衆如果袖手作壁上觀，或者就行動起來，而其行動乃不是起來反帝國主義，不是在努力爭取中國民族獨立與自由的民族革命立場上行動，而是加入帝國主義集團去扮演一回反俄的配卒，則這一戰爭的勝利如果是屬於帝國主義者，中國民族的滅亡命運，也必然會隨着這一慘劇表演之終結，而同時得到悲慘的最後結局。

日俄關係的緊張，的確在最近也引起中國人的注意，並且還有人以此質問過當局。但是據所得的答覆是說中國還談不到應付這一事變的辦法，甚至沒有內定的策略和準備，這我們也能相信這一回答是真的。因爲中國的外交由來就不是自主的，由來就是仰承帝國主義的意旨而行動，從北京政府到現在並沒有甚麼變更。不但如此，我們還能說中國在目前形勢之下，外交方針的沒有決定應付辦法中，已經有了應付辦法，這一辦法將是唯帝國主義的願望是從，將是受帝國主義的威迫而屈服於他們的淫威之下，受其鞭策。這我們也能從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外交方策之改換方向，從「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不抵抗政策，甚至從最近中日親善，信使往還，直接交涉之甚囂塵上等，可以證明。尤其是最近的中日親善，日本外交家大批的來華忙於奔走，這正因爲日俄關係惡化程度已經要達到頂點了，他不能不想法解除其西顧之憂，而謀護爲中國的完全和永久投降。然而中國則仍盲目無視的不注意這正是中國可以壓迫日本的好機會，並正在和繼續接受一切屈辱條件以求和，想摸得一時的苟安。這種外交方策的動向，明明是沒有準備在日俄衝突的機會中，求得自主的出路，反是從側面幫助日本帝國減輕其西顧的隱憂，使他獲得專力北向的有利條件了。從這樣的外交方策之動向看來，中國當局應付日俄間可能爆發出來的戰爭策略，將必然不是乘勢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發動民族革命戰爭，參加反帝國主義鬥爭，而是準備從反的方面走，被帝國主義威脅起去當一反俄的配卒和先鋒，以自戕其獨立和自由的命運。

日俄戰爭，乃至全世界帝國主義圍攻蘇俄的戰爭不爆發

則已，如果一旦爆發出來，它同帝國主義自身的火拚對於中國有同樣的重要關係。因為中國民族如果能抓住這機會堅苦奮鬥，創中國民族的獨立自由可以從此開始，反之則中國民族更難翻身，而會至於滅亡被人奴隸。所以如果日俄戰爭一旦爆發，中國必須發動全國民衆，以全付物質的和精神的精力，起來參戰。但這參戰不應該是同帝國主義一道去反對蘇俄，而應該是準備全國的反日戰，應該準備全國的武力向東北出發，以中俄夾攻的陣線打擊日本帝國主義，收回東北失地，掃除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影響，驅逐他出中國去。如果中國能以這種精神來應戰，日本帝國主義的敗轍已經是做定了的。因為他如要求對俄的軍事上不失敗甚至希望勝利，以蘇聯那樣強大能戰的軍力，日本帝國主義非用全付精神去對付不成功。如果這樣，以中國這樣多的軍隊，再加以普遍發動起民衆的武裝力量起來，雖然武器上不及日本，然而他絕經不起這東西鄰的異軍突起之襲擊。此外，日俄戰爭如果爆發了，日本的戰時經濟必然以中國為最大的依賴和補充場所，東三省在戰爭局面之下，是不能對他有多幫助的，這時中國就以經濟絕交的辦法，也足以使他走入死路。日本帝國主義如果以武力來向中國掠取經濟的補充品，我們以武力回答和制止，他不但在中國掠奪不了甚麼，反是一個更大的軍力和經濟上的消耗，「一二八」上海戰爭就是前例。這樣一來，我們和蘇聯對他的苦戰只須兩三年，就會使日本帝國主義解體。而且這種浩大的戰爭的支持，非使日本民衆走入困苦萬分的境地，掀起革命起來反對他們的統治者不可。如此則不但收復失地是沒有問題，而且把日本帝國主義勢力逐出中國也是極有把握的。中國民族能夠對日本帝國主義勝得一

戰，能夠把最大最直接或間接壓迫中國的日本帝國驅逐出境，這就逼得其他帝國主義不能不對中國讓步，中國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在這裏必然可以逐漸完成。自然，在此民族革命的英勇戰抬頭之日，各帝國主義將因共同的利益關係而壓迫中國。但是，除了最鄰近和最直接的日本帝國主義以外，其他帝國主義要從幾千萬里派遣幾十萬大軍來征服中國，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中國如以整個民族去應戰，以現在中國的物質力量和民衆的精神說，絕不是義和團時代的中國那樣易於對付。只要我們能於兩三年的苦戰中摧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蘇俄被圍攻的局面打破了，中國民族得着對日本帝國主義勝了一戰，他將予世界的弱小民族。勞苦羣衆以偉大的刺激，也就是予世界帝國主義以莫大的威脅，帝國主義將於自顧不暇中，不能久留中國和圍攻中國，是可斷言的。

總之，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爆發，固然是中國民族解放的機會，就是日俄的局部戰爭如果爆發了，也是中國民族爭取獨立和自由的機會。但是這種解放和自由的機會之到來，如果要能使它現實為事實，則必須以民族的革命戰爭去獲得，要準備着和蘇俄共同結合為反帝國主義尤其日本的戰線，才能獲得。在日俄戰爭一旦成為事實中，如果中國不走向反日的前線，替帝國主義當先鋒和鷹犬，這絕不單是蘇俄的損失，乃是中國民族的死路。中國和蘇俄，在反帝國主義的戰線上無論如何是利害共同的，所以在日俄戰爭中參加蘇俄的反日戰爭，這絕不只是保護蘇聯，而是保衛中國，絕不只是為蘇聯而戰，可作為是中國的民族獨立和自由而戰。這一點中國的被壓迫民衆必須正確地認識，並且必須立刻決定和準備着力量，來應付這一萬一偶然爆發出來的事變。我們高喊收

復失地，空叫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沒有血的代價是不能成功的。倒在帝國懷裏獻媚，哀求也是不成功的。我們必須準備着民族的革命戰爭，拿血去換取這一代價。可是，這一國家的對外政策的決定和實行，只有全國被壓迫的民衆自己起來擇別和準備，才不會使有利的機會輕輕放過。我們不但要堅決地站在和蘇俄結合起來共同反日的立場上去應付這一事變，並且要防止一切坐視的，甚至走向和帝國主義結合起來反俄的錯誤領導政策之發生。因為這是引導中國走向

滅亡道路的政策，最低限度也是使中國失掉爭得獨立解放的機會的政策。全國民衆立刻準備着參戰罷。嚴密的注意國家的對外政策罷！因為日俄戰爭如果一旦爆發出來，中國應該站在那一方面，從民族的利益來說，是明白而易於選擇的，然而現在竟說尚不能定應付方針，這即使不是要投到帝國主義懷裏聽他們的驅使的一貫政策的表現，也是那怯懦的不抵抗主義的表現，我們必須糾正這種亡國政策之發生和發展。

從美俄復交說到反蘇聯戰爭

王集叢

盛傳一時之美俄復交問題，已將由表面的宣傳而成爲實際的事實了。羅斯福與加列寧早已「函電往還」，以謀「一朝解決十六年來之懸案」；美國務院現刻「正趕事準備總統與蘇聯代表之談話」，以盼「盡力之所及」使蘇聯代表「有賓至如歸之樂」；同時，蘇聯外長李維諾夫亦已在「戒備森嚴」中「秘密」地首途赴美了；這樣，是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與資本主義發展到頂點的美國之「攜手」，已成爲了迫在目前之事實。

在全世界反帝的大本營——社會主

義的蘇聯與死不承認蘇聯的天字第一號的帝國主義——美國之間，竟呈現出了這樣「和平」，「友好」的現象，這一定不是偶然的。首先，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的蘇聯存在，自然是常常使着各個資本主義國家感到威脅，但對牠們威脅性最大的卻是世界革命。因爲後者可以根本結果牠們底生命，對牠們危害比較前者是更要大無數倍。倘使社會主義的蘇聯不幫助世界革命，與世界革命好像無關係似的地存在着，那無疑地牠對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威脅作用在現實性上便要必然減少，因而與牠們在一般場合

的衝突也就不易顯明地表現出來。自伊里奇去世以後，蘇聯當局就採取了「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和平政策，對世界革命的幫助已由消極應付而走上完全放棄的道路了。這使得整個的世界革命都不能日益發展起來，同時也使得蘇聯本身陷入了日益危險的地位。這情形，在西班牙與德國革命相繼受到了悲慘的失敗後，在日本帝國主義從中國手中奪去了滿洲及熱河後，尤其顯然。西班牙，特別是德國革命底失敗，當然是整個世界革命受一嚴重打擊，但同時也就是蘇聯在西方失去了保障，也就是國際

帝國主義在西方組成了進攻蘇聯的先鋒隊——德國的希特勒政府；日本奪去了滿洲及熱河後，當然使半殖民地的中國更加受制於帝國主義之下，但同時帝國主義在東方也就有了進攻蘇聯的最前綫的陣地。這樣，蘇聯便陷入了被帝國主義圍攻的危險狀態中。這一危險狀態，當然是蘇聯當局底和平政策所造成；但其結果卻未能促使蘇聯當局之反省，反而使之更加不了解，不相信祇有世界革命才能保衛蘇聯這一正確路線，而繼續其和平政策，企圖和平地祇是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以實行「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同時，英，美，德，意……等帝國主義在幫助希特勒將德國革命勢力打敗，而組成了進攻蘇聯的先鋒隊之後，在默許日本掠奪中國底東北四省而建立了東方的進攻蘇聯的最前綫的陣地後，一方面使帝國主義者感到蘇聯之存在於現實性上對牠們的威脅底減少，另一方面又因為希特勒積極地要以作進攻蘇聯的先鋒隊的條件，來向英美法等要求重振軍備，解除凡爾賽和約，使德國恢復戰前的狀態，因為日本在進攻蘇聯的名目下，無限制地在遠東擴大其勢力，因為其他各種經濟的政治的關係，使

得帝國主義間的衝突緊張到無比的程度。各個帝國主義者在其內部衝突緊張之下，在蘇聯對之的威脅於現實性上減少的情形之下，祇要有必要，當然也可以暫時地利用蘇聯，暫時地與蘇聯「和好」，以增長其聲勢。於是便有了蘇聯與法國與意大利與其他小國的大批的互不侵犯條約出現；於是便有了社會主義的蘇聯與天字第一號的帝國主義——美國復交的可能。

蘇聯既然放棄了對於世界革命之幫助，集中一切精力於國內的建設，當然需要「和平」，需要與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合作，需要與各帝國主義國家保持經常的貿易關係，需要各帝國主義國家供給其貨物機械資本與技術人才。第一個五年計劃過去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現在積極進行，在目前，上述的那些需要，對於蘇聯尤其迫切。同時，深陷於經濟恐慌中的美帝國主義，現正痛感到過剩的商品沒有消處，羅斯福底所謂「復興計劃」正困於無法施行，如果蘇聯能消售其過剩的商品，能在經濟上與之提攜，當然可以獲得其熱烈的歡迎。這樣，美俄在經濟上之需要相互提攜，實是牠們所謂共同感到的。

在本年六月的世界經濟會議上，李維諾夫曾公然宣稱：「蘇俄苟能獲得有利之信用與輸出條件，不日即可將價值美金十萬萬元之定單送至國外，蘇聯在最近之將來可以吸收美金二萬萬元之鋼鐵，五金，一萬萬元之紡織皮革橡皮工業原料，與四萬萬元之機器及鐵路設備。吾人試一查其中如銅鎳銅具等五金，蘇聯所欲購將達世界現有存貨百分之二十五至六十六，更有數項物品達於世界存貨百分之一百，即機器一項亦將達於世界每年輸入總額三分之一。」正為經濟恐慌的魔鬼捏住了咽喉的美國，聽了這個消息後當然要垂涎三尺，而不得不放下其金元大王的架子，向着其所死不承認之蘇聯擺着笑臉來了。所以當美俄復交進行順利的消息傳出後，華盛頓，紐約等地的資本家們都欣欣然大有喜色，他們底代表國會議員都齊聲說道「美俄國交恢復，則美國商務大受其益」。至於蘇聯，既是那樣的急需外國供給物品和資本，一旦獲得了這位金元大王的應顧，當然也是喜之不盡，所以蘇聯領袖特別表示，美俄復交之結果，可以使蘇聯「借債便利之大增」；「美國對若干俄貨障礙之撤銷」。這樣，可以

說華盛頓的歡欣，莫斯科的高興，都是各從其內心中發出來的。

有人說，美俄復交，是由於遠東形勢之緊張，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之積極進攻蘇聯所促成的。具有這種見解的人以爲日本之進攻蘇聯，可以「削弱」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可以使「白宮難堪」，所以美國乃「倉猝向莫斯科提議復交」。如果依此觀察，則便可以推論到美國是擁護蘇聯的，因爲日本之進攻蘇聯，可以使「白宮難堪」！這實在令人有些懷疑，懷疑這是由白宮向被壓迫民衆間放出的煙幕彈！

美俄復交的情報，正在遠東局勢緊張的時候傳出，這當然不無原因。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說美國於此時之承認蘇聯，是因爲日本向蘇聯進攻使牠感到「難堪」而不得不與蘇聯復交以對付日本，因爲實際上，這是由於日本在中國勢力之無限制的發展，使其自己感到威脅，而不得不用蘇聯來保障其自己在華的利益。美國並不「難堪」於日本之進攻蘇聯，而是「難堪」於日本危及了牠自己在華的利益。反之，日本如果真的向蘇聯進攻，則美國是歡迎的，美國之不滿於日本者是其並不馬上開始進攻蘇

聯，而祇是在進攻蘇聯的口實下無止境地擴大其在華的勢力。同樣，蘇聯於此時與美國復交，也不是要幫助美國去對日本，而是企圖利用美國來對付日本以維護其自身。由此，可以看出美國雖欲利用蘇聯，但蘇聯絕不會爲其所弄；蘇聯雖欲利用美國，美國也絕不會如其所願。所以在遠東問題上，美俄可說是「同牀異夢」！

自然，美俄復交的結果，對於日俄底關係有很大的影響。但這影響絕不如人們底頭袋所想的那麼簡單；以爲美俄復交一定可以制止日本之進攻蘇聯。實際上，日本之進攻蘇聯，並不是怕美國「難堪」，牠知道其不會「難堪」，知道其不會起來「武裝保衛蘇聯」；而是顧慮牠是否有勝利的把握。滿洲基礎尚未鞏固，國內經濟恐慌，財政危機正在生長，使日本不能隨意決定與蘇聯一戰；而蘇聯之不比中國那樣易於欺侮，帝國主義進攻蘇聯之整個聯合戰線尚未構成，更是日本所不得不顧慮的。這是日本雖然摩拳擦掌，宣言將以武力對俄，而終於不得不遲遲其行的原因。美俄復交底結果，當然使日本在外交上更陷於孤立。在此情形下，自可緩和日對蘇

聯的武裝進攻；但同時，日本正因爲國內底不安，滿洲基礎不穩固，外交底孤立，而來一個軍事冒險，首先進攻蘇聯，以求得歐美帝國主義之諒解和幫助，以挽救其危機，這也是可能的。

因此，蘇聯雖與美國復交，但並未除去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開始進攻蘇聯的危機。同樣，蘇聯雖與歐洲帝國主義「親善」，訂「互不侵犯條約」，但帝國主義聯合進攻蘇聯——所謂反蘇聯戰爭的可能，依然存在，而且還正在發展。所謂「復交」，所謂「互不侵犯條約」，在目前形勢之下，當然可以相當地緩和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險，但這危險底可能並未因之根本消滅；假如蘇聯繼續放棄對世界革命之領導和幫助，因而使之日益消沉，則這危險將要更加厲害。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是要以發展世界革命爲中心才有更大的意義；在這意義上，才能使蘇聯在根本上得到安全。如果蘇聯當局不管這個，而祇是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祇是利用「復交」，「條約」來實行「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則其結果雖然在表面上使蘇聯不致孤立，所謂「外交上的成功」，但在實際上將要因世界革命不能得到蘇

聯之領導與幫助而消沉，以使之陷於真正孤立的地位，以造成其更嚴重的內外的危機。我們知道，在平時，帝國主義當可遵守「條約」，依照「條約」解決問題，但如在某一非常狀況下，牠們卻可以將其自身簽訂的「條約」撕得粉碎，以盡量發揮其獸性。倘若帝國主義有了一致進攻蘇聯的必要和可能。那什麼「條約」也不能制止牠們底行動。在這時候，在帝國主義實行一致進攻蘇聯——在所謂反蘇聯戰爭爆發的時候，如果世界革命沒有發展起來，則無論蘇聯成功了好多個五年計劃，無論其本身如何堅強，恐亦不能抵制全世界帝國主義的進攻。反之，倘若世界革命在猛烈地發展，倘若倫敦，巴黎，柏林，羅馬，紐約，東京……等地的大眾都起來了，倘若帝國主義底火車，輪船，兵艦，坦克車，飛機等都停止了活動，倘若帝國主義底海陸空軍的下層組織都發生了動搖，則不但可以制止帝國主義向蘇聯進攻。而且還可根本消滅帝國主義之存在，根本消滅反蘇聯戰爭，根本消滅人間的一切殘酷的戰爭。所以要××蘇聯，要根本消滅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便祇有集中一切力量來發展世界革命。



片 敵 痰

露

中西大藥房發行

多年積痰·細沫白痰
稠膩之痰·濃厚之痰
以及一切頑痰速服此痰
敵藥片必能消除淨絕
劇咳音啞·乾嗆喉癢
夜嗽失眠·氣急哮喘
以及久咳成癆速服此痰
敵藥片立見鎮定全愈
(片)大瓶二元小瓶一元
(露)每瓶一元五角

名雖花露實係香水
既為夏令衛生
之必需
更屬閨閣化粧
之要品
招請全國特約經理及代理商

花露香水

明星

中西大藥房發行

以印度爲中心的日英經濟戰之展望(一)

副島八十六著
張資平譯

(一)老鷹(英)之驚歎

歐洲大戰前，因德國向世界市場有急激的發展，英國便發生妬忌，弄種種的詭計，以妨阻德帝國的飛躍。但，未見有如何的效果。假如若無歐洲大戰，創在長期間握有世界貿易霸權之老大英帝國，恐非新銳的德國之敵手，而終陷於衰頹之運命，亦未可知。最近日本由退去數十年間之努力奮鬥，才得在世界市場上占了一個位置。這當然是席捲全世界的，不景氣的風潮亦與有影響。日本乘此機會遂獲得向世界市場進展的機會。但是曾經因德國在世界市場之飛躍而飽受驚恐的英國，看見今日日本之新發展，當然感着一個極大的威脅；所以不惜作種種的計劃以牽制日本。到了目前，日英經濟爭劇終於開演了。即英國近來在印度，澳洲，加拿大，其次將在南非洲，即在其全領土內，對於日本之工業品強加抵制。就中對日本作最熱烈的抗爭者，厥爲印度。英國本以世界貿易之霸者自居，俯瞰列國，睥睨一世；特別在其殖民地，當然是臥榻之傍，不容他人鼾睡。何物日本，竟猖獗乃爾。不料英國所平素輕視的日本，今竟一舉而侵入其經濟的網羅之內。此固難怪老英帝國之狼狽周章。其倉惶之失措之態度亦有足令人發哂者。今試略述日英兩國在英屬印度之經濟鬥爭經緯，以供關心時局之羣彥之參考。

(二)在印度之兩國勢力

日本與英屬印度之通商貿易關係，自數年來，急見密切。此本無用諱言之事實。印度雖爲英屬之一大殖民地，但英國與印度之歷史關係，僅二三百年間之短期而已。至日本與印度之關係，較之英國，反有更悠久的歷史。即距今一千三百有餘年以前，在日本之上古時代，印度之宗教及藝術，已經以中國或三韓爲中介，傳入日本了。自後「天竺」二字，在日本人間已經變爲很馴熟的名詞了。由是日本與印度間有直接之交通，兩國之因緣日見濃厚。當然這些不過是特別的歷史的因緣。日印兩國的經濟關係還是在日本維新以後才開始的。但最初的通商貿易，仍極微微不足道。到了明治二十二年後，日本的紡織事業才逐漸發展。在從前，日本所產棉花本可敷用。但以後原料遂耐告不足，而有輸入外國棉的必要了。於是日本朝野之有力者，相議派員至棉花之大生產國印度，調查其實情，而促成印度棉花向日本之輸入。再經數年，至中日戰爭前，日本之紡織業日益進步。在以前常受一手襲斷海運之外國船舶業者之威脅，有時竟對日本紡織業家及棉商肆加壓迫。故日本之紡織業者甚爲憤慨，因決意在日印間，開始直接航路。這即是日本郵船公司的孟買航路之濫觴。當此線航路開始時，便碰着外國輪船公司之猛烈的競爭與排擠。但日本因能長期忍耐，這在期間中，紡織業也就着着地發展。到了中日戰爭之後，單靠印度棉也不夠用了

。於是逐漸從美國，埃及，中國，輸入棉花。因是，日本之綿絲界亦漸次向外國輸出。今試看世界之棉花生產額，第一為美國，第二為英屬印度。印度之生產年額，在此二三十年間，平均每年產四百萬袋。但在印度內地之消費額不過半數。其餘半數則向外輸出。其中30%——50%為開日本之輸出額。此乃由明治末葉繼續至近年之事實。今揭其累年統計表如下。

▽印度棉花生產及日本向輸出額

(單位數量千袋價額千圓)

年度	印度生產額		日本向輸出額	
	數量	價額	數量	價額
一九二〇	三・二五〇	一・三九八	三五七・五八一	
一九二一	三・六六八	一・四六八	一八一・七〇七	
一九二二	四・二四〇	一・六四八	二〇九・九八七	
一九二三	四・二八二	一・七一一	二六三・〇二七	
一九二四	四・七三六	一・五一一	三一〇・九四三	
一九二六	四・〇〇二	一・九五五	三二七・五二〇	
一九二七	四・四八九	一・六六四	二〇二・二八一	
一九二八	四・七一九	一・五三二	二二二・二六六	
一九二九	四・九七八	一・七一二	二三一・一〇八	
一九三〇	四・五八三	一・五七五	一四七・六八八	
一九三一	三・三三二	一・六〇二	一一三・二六二	
一九三二	四・五一一	一・九一三	九一・七四六	

(三)日本棉花之進展

其次試根據統計表，察看日本在印度貿易上之地位。

▽印度外國貿易主要國別表(單位千留比)

國別	A 輸入			B 輸出		
	一九三〇年度	一九三一年度	一九三二年度	一九三〇年度	一九三一年度	一九三二年度
英吉利	七六・二九〇	五九・六六八	五九・五九九	一九三年度	一九三一年度	一九三二年度
瑞典	九・七五五	八・七三六	九・三三七	八六・三三三	六六・四六六	六四・六四八
德國	一三三・八四一	一〇二・九八一	一〇三・六八八	一四三・六三九	一〇三・八八五	一九・九六五
和蘭	三三・三三三	三〇・四七七	一六・八七五	六・六七二	五〇・九五	三三・二二七
比利時	四六・六九二	二〇・一五七	四四・三三五	七五・三一	四四・五五二	三九・二九九
法蘭西	二六・八八九	二二・七三〇	二〇・四九	一一〇・八〇〇	七六・三五五	七三・四九八
瑞西	一三・六八三	一三・三三八	一三・八九二			
伊太利	四四・〇五一	三九・八七六	三九・五九九			
奧地利	八・一六	七・四四	六・四二			
波斯	二七・一五五	二七・五八三	一六・三七			
爪哇	二〇・四二七	四・四三三	三七・七六			
中國	三三・三三三	二七・八六〇	二九・七四〇			
日本	一四四・一九	一三三・九六六	一三三・〇二七			
美國	一五二・四三三	二八・三六二	一一・四五三			
其他	一一三・三三六	八五・八九	八〇・五九九			
(總計)	一四四九・六	一三三三・二四	一三三三・二九			

伊太利	六·五四	西·二七	四·四二
波斯	一三·三五	二〇·八四	五·五六
暹羅	九·九四	七·六七	四·四六
日本	三三·四八	一三·四六	一三·四六
埃及	三·二五	一〇·〇七	二·九二
佛領東亞	一·五五	八·六六	八·五五
弗利加	二〇·四六	一三·三三	九·五二
合衆國	三三·九一	三三·三三	一三·六六
其他	二·二四	一·五八	一·三三
計	二二四·九二	一五六·八八	一三四·五五

印度一九二八年之輸入，以英國居首位，其次為美國，日本居第三位。但自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奪取了美國的地位。其間對於總輸入額之比率，英國占33%——41%，即逐漸減少。日本則反由7%急增至15%。又試比較英日兩國之對印輸入。在一九二八年。日本僅當英國之13%。但到了一九三二年，增加至34%了。今再查印度之輸出。在一九二九年，英國居首位，美國次之，日本第三。但至一九三〇年以後，日本又奪第二地位了。至對總輸出額之比率，英國由34%增至45%，日本則由14%增至15%。（當然，在此期中，印度輸出貿易，因受世界不景氣之影響，減去60%。）又再比較日英兩國，在一九二八年，日本僅當英國之2.9%。但至一九三二年，急增至24.2%。故知，如上述，日本在對印度貿易上實占了重要的地位。但就印度貿易全般為觀察，尚難望英國之項背。即一九一二年英國對印度之輸出入總數為119800000留比，而日本則僅為34400000留比。當然若單就棉布貿易之一點為觀察，則日本在印度市場之發展，大有壓倒英國之勢了。今試就下表觀之，即可明瞭也。

(單位為千留比)
▽印度綿布輸入表
生地綿布總輸入

年	英國品	日本品
一九二六	二〇一、九一六	一二七、八〇九
一九二九	二〇九、二五八	一一七、五九八
一九三〇	六八、六六八	二八、一二八
一九三一	三九、二四四	九、五五三
一九三二	五〇、七三二	一七、五九五

年	色綿布	白綿布
一九二六	一五三、三五一	一四二、三三六
一九二九	一三二、七五五	一二〇、二五八
一九三〇	六二、〇五一	五二、二九三
一九三一	五三、二五七	四〇、二〇二
一九三二	七三、二五四	五二、六七九
一九三三	一七三、四八二	一一九、九二〇
一九三〇	一五一、四六六	九五、〇四四
一九三一	六八、一九四	四四、七六一
一九三二	五〇、五二八	二八、五三五
一九三三	八三、四一二	四八、七六二

(未完)

編者按：此稿過長，豈因其無時間性，故待下期續完。

遠東大戰與蒙古自治

堅 鋒

現今的全世界到處是充滿了火的氣味，時時是在戰禍的恐怖中，摸索着前進。而現在各帝國主義間已將這未來的慘酷事變幕幕開演，互相屠殺的慘劇之各種條件已都相繼的準備了停當，只要有如塞爾維亞愛國少年炸奧皇太子的一彈小事，也便不可避免的會發生更殘酷於一九一四年的二次世界大戰。最近遠東日俄之緊張與嚴重，美俄之復交以及內蒙德王之自治運動，等等事件之發生，使我們在這國際現況之分析與觀察中，知道二十世紀恐怖之製造者——日本——，已投下一顆爆裂的炸彈於這世界大戰火藥庫的遠東，他已將這直接通到連環火藥庫般的世界之引火線開始燃燒了。現在我們爲了明顯而簡略起見，只舉出最近國際間所發生的九件令人注目的事件，而這些事件所演地是在遠東，他的主要的演角自然是要算日本了。

(一) 遠東大戰

日本自廣田弘毅以軍閥之撐腰，取內田而代之之後，雖外樹有理外交之幌子而實行包藏積極備戰之禍心。在少壯軍人派強硬的壓力下，實現荒木的「國防高於一切」的國策。使國防與外交聯而爲一，將財閥經濟的生產與分配完全受軍部的統制與支配。除安定思想與統制生產而外，陸海軍都採取了臨時組織而加以訓練。對俄則集中兵力於滿洲以備戰。對中國則派大批武官（如從陸軍參謀部長梅津中將）與外交人員（如杉村德川兩使）來華說歷，祕密調查。更暗派新聞記者與考察團（如九月間乘坐歐亞飛機深入甘肅之四日人）深入我國內地考察。並提出華北問題之地方交涉與榆關直接通車事，以及操縱蒙古之自治運動等等，都是日本作戰計劃中，將以我作糧台而得任意奪取之準備。他一面投美以秋波，一面飼中國以毒藥，

（如還我法權，助我建設以及與我修改稅約，對我投資合作暗中進行破壞棉麥借款與合謀剿共之陰謀，等類之利誘蜜語）一面又以猙獰的面目對着蘇俄。在所謂非常時期的國策鼓勵之下，唯恐一九三六年美國海軍計劃之完成，與蘇俄二次五年計劃之現實，該時日本將陷於劣勢，不利之情況中。故有在一九三六年前解決所謂「危機問題」企圖征俄討美大陸政策迷夢之實現，重溫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之好夢，而重賞朴資第斯條約勝利的風光。可是今日的蘇聯遠非帝俄時代可比，他有龐大精銳的航空隊，共有數千架中有載重六噸至七噸的炸彈，飛二千五百啓羅米達，一千疋馬力，可以往來於東京與海參威之間的轟炸機六架，這機可將東京數小時內變成灰燼，有組織完善的鐵甲機械化兵團，更有那世界特有的騎兵團與新式化學隊，所有的軍隊也都受過主義的訓練，不能不使日本有所喪膽寒心的顧慮。何況其本國內革命危機之加深，物力之極端缺乏，以及財閥軍閥與外交之對立，滿洲國

內十餘萬反日之義勇軍，美俄之合作等等，更使日本在軍機統制一切，消滅內部困難，使美好意的中立，以及在西歐尚未找到反俄的軍事同盟以前，（德國是有可能）他是不會決心向俄進攻的。在俄國也只要有妥協和平之可能，他不會走向積極攻日之險途。美國海力之不足且又是四千多海哩長距離的海哩，也不會步一九〇五年俄波羅的海艦隊覆滅之故轍而向日冒險作戰，也只不過與俄結交以政治與外交之技術而威迫着日本之妥協與讓步而已。在這等條件之決斷中，遠東大戰雖在重兵臨陣，刀出鞘弓上弦的危機緊張中，但在國際之總的因素尚未具備前，目前是不會爆發的。可是這戰禍是到了臨頭而必戰的時機了。日本最近（十一月二日）以轟炸機一架與偵察機二架飛往俄海參威，偵察事，與莫洛祇夫在十月革命紀念會上（十一月七日）所說的「蘇俄對日本突然的進攻，已有充份之準備」等類激烈之言辭，便是可出遠東大戰之迫切與緊張了。

（二）蒙古之自治

自從內蒙德王通電要求自由以來，

而國難又多了一層。蒙古的經濟落後，民智愚闇，一切生產予奪之大權悉操於王公之手，中央對之已復鞭長莫及者久矣，遂使日本得以利用少數王公，實行其滿蒙合併政策，一則因可以所謂民族自治之剛刀斬斷吾國之手足而控制察綏。二則可以內蒙作為屏障而抵禦獨立後外蒙蘇俄勢力之侵襲，以為將來日俄戰爭之準備。錫盟德王之自治雖因中央斷絕蒙王年俸之供給，不能如以前揮霍，生活感受壓迫，羨慕日本對東四盟主的待遇以及因蒙王代表之朦蔽中央欺壓蒙王招惹而起，得趁機利用各盟旗不滿中央的心理而發生。但以內蒙王公頭腦之簡單，財智之淺薄而欲左右開弓拒俄抗日實行自治，而獨自生存是不待著卜而可主斷其不可能。這不過日本支解中國之陰謀與蘇俄之方法，以實現他一箭雙鵰的目的。近來日俄關係的緊張，與中日直接交涉之醞釀，是造成了內蒙獨立之客觀條件。我們為了證明這事之確實，舉出下列的事實。蒙古各王公府第有日人的出入，喇嘛寺內有日人的混跡，更有日人「蒙古通」的菊竹奔走於滿蒙之間，組織所謂興安省，將內蒙分為東南北三區，從政治上解體我國民族之統

一。一面以日人松林總教練官積極的編練二萬餘人的蒙人（牠有騎兵師團六，狙擊師團二，航空隊二，重砲師團一，鐵甲汽車三十六架），日本在長春會議後便進行西蒙獨立之計劃，令滿洲偽國充份援助德王並將東蒙三監劃舊其管理不屬偽國。這次內蒙德王之自治運動都是田中義一對內蒙侵略路線歷年來執行的最後效果與表現，只不過以德王作傀儡式的一齣滑稽劇而已。

國人們！東四省與熱河相繼淪亡，今對內蒙謀自治，英人之進窺西藏川邊，法人之謀取滇貴，新疆回漢之爭，盛馬之稱兵等等。國危矣，戰急矣，我們將被人瓜分乎？抑獨竟自強乎？望國人醒目察之而後羣起以救國。

順泰祥西服店

開設上海霞飛路嵩山路口
 是西式最要注意的
 是款式和樣工做好
 順泰祥西服店
 對於西服的研究

英蘇的通商關係 (上)

溫健

蘇聯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通商關係，多少帶點正當的形式者已經有十多年了。其中，有訂定通商條約，根據這通商條約而通商者，如英，德，意等國是，有雖已恢復國交，並未締結通商條約而實際上在通商者，如日本之類是，此外還有並未復交，因之也無通商條約而發展着相當密切的通商關係者，為美國是。不過，和蘇聯有比較密切的通商關係的國家普遍都是締結着通商條約，以這條約為通商關係之基礎的。

自然，蘇聯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通商關係，並不是說，締結了通商條約的便一定圓滑，致有締結通商條約的便一定不圓滑，翻開蘇聯的對外通商史一看，英蘇間的通商關係，雖然都是有詳細的通商條約規定着的，然而兩國之間常常發生糾紛和交葛，甚至斷絕了通商關係。反之，後有通商條約，連國交也還沒有恢復的美俄間的通商關係却圓滑地維持着，顯示着與年俱進的傾向。當然，這也並不能說，沒有通商條約比有通商條約的更好。

英俄通商關係之所以常常發生糾紛，並不是從通商問題本身發生，而是因為政治的問題由外交的破裂影響到通商關係上的。通商做了外交的犧牲。因此，我們可以曉得，英俄

間常常發生的通商的破裂，並不是因為有了通商條約，而是因為兩國的外交關係在根本上有着種種複雜的事情。從通商關係方面看起來，兩國都是很希望很必要這正當的關係的。一時因為外交的破裂而做了犧牲的通商關係，所以隨着時局的推移，不久便拿出他們各自本來的要求而恢復他們原來的通商關係者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這常常犧牲雙方都很希望的通商關係的英俄外交關係的糾葛究竟因為什麼原故發生的呢，那是因為英國原來的帝國主義政策只要碰到機會便和蘇聯的政策衝突；同時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連貿易國營也包含在內）和英國典型的資本主義制度之尖銳的對立。這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貿易制度的對立關係不光是英國如此，就是圍繞着蘇聯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如此。關於這，無論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同樣憎惡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從制度這點看起來，無論是美國，德國，意大利，法國和日本同樣和蘇聯對立。不過，在目前，這並不能說是和蘇聯通商的絕對的障礙。自然，如果貿易制度是個人自由的，資本家方面當然可以多點便利，因此，相對的妨礙是有的。不過，無論如何，本年春天英蘇通商關係的破裂，不到半年又要恢復了。這種英蘇的通商關係一般地究竟為什麼東西規定着的呢？我們歷史地探索牠的原因去吧。

二

英蘇通商之最初的大轉機是一九二一年締結的英蘇通商條約。那時，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尚在聯合着出兵西伯利亞，而英國便最先和蘇聯締結了通商條約。在當時，英國這種行動，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簡直是一個晴天霹靂。這是資本主義的前衛英國和社會主義國家間承認貿易國有的原則，締結通商條約。在英國看來，這也許是一個試驗。但是，接着許多國家也隨着英國和蘇聯訂起通商條約來了。和英國的通商條約，給蘇聯的對外貿易開闢了一條坦蕩的大道。這一點，在挫傷蘇聯的貿易政策上，英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們，現在也許會感覺到歷史的責任；也許會有代表牠後面的資本主義諸國和蘇聯的貿易制度對抗的指導者的自負心吧。

翻開世界大戰以前一九一三年的統計來看，從英國輸出俄國的總額是一億七千三百萬餘金盧布。輸出品目是煤，橡膠，木棉，毛織品，有色金屬等，以燃料和加工品為主。而輸出品中之四成是殖民地及其他地方的再輸出。

在戰前的最近年，德國和美國雖然也輸出了許多貨品到俄國，變成英國的競爭者，然而，俄國還依然是英國的大銷貨市場；同時，俄國又是英國的重要原料產地。從農業俄國羅斯輸出到英國的六成是食料品；五成二是原料及半製品，以木材，麻，雞卵，牛油，穀類等為主。

世界大戰中由於德國退出了俄國市場，在對俄貿易上，英國幾乎占了支配的地位。一九一三年和世界各國並排着英國只占了對俄輸入總額的一二六%；一九一七年便獲得了三四，四%。從俄國輸出的原料，在這個時期，幾乎是英國獨

占了的，遠俄國輸出總額的五一%（一九一三年——一七、六%）

俄國革命不待說，是給英國的對俄貿易以澈底的打擊的。一九一八年英國輸入俄國的總額從五千二百萬鎊跌到三十萬鎊。在帝俄的末期和克倫斯基政府時代會擔任大量地供給軍火的英國工業家，光是這點，便夠做咒詛蘇維埃政權的理由了。在當時，擁護反蘇聯的運動怎樣是英國資本家的『生命線』問題，祇要看看上面的數目字便可以明白了。赤白俄爭時代，在英國軍隊的出兵地域裏，英國完全獨占了貿易。例如在支持北方白衛軍的友德民希的時代，除了英國船以外，禁心其他一切外國船駛入白海。而從這個地方運了很多木材，麻，毛皮和其他的原料到英國去。在鄧尼金時代的高加索地方也是一樣。同時供給被服軍需品與白衛軍。實質上，英國的對俄出兵也是一種貿易行為，不過沒有關於這方面的貿易統計。

三

鄧尼金會和友德尼希軍給紅軍倒敗以後，英國便失掉反蘇聯的武裝干涉的鎖鑰了。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加專卿便向蘇聯政府提出交涉交換俘虜的意思。

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二日，李維諾夫和英國工黨領袖之一奧格勒治簽定了交換俘虜條約，這時，李維諾夫從英國買了許多藥品和其他物質回俄國。自對蘇維埃政權實行經濟封鎖以來，這是英蘇通商關係的嚆矢。

其後不久，蘇聯中央消費合作社的代表赴倫敦交涉。當時蘇聯政府怎樣重視這個交涉，只要看看任命貿易人民委員

長克拉率爲首席代表便可以曉得。當時，歐洲資本家政府的代理人政治家們還是滿腦壳封鎖俄羅斯的思想，和什麼蘇聯政府的代表交涉之類等等是燒了灰也不會許可的。那時，蘇聯方面便擬了消費合作社的招牌向英國購買東西實行買賣交涉。

在倫敦開設英蘇通商的實施機關阿爾可斯商會的是一九二〇年的七月。

對於蘇聯的通商交涉，英國政府的內部並不是沒有反對的。閣僚中的查治爾，加專等保守黨一派和首相羅得佐治自由黨一派之間，關於對蘇聯問題曾經有過猛烈的衝突。克拉辛在其遺著中回憶當時的事情，會像下面那樣寫着交涉延長

遠東農業的手工勞動

關於「亞細亞的生產方法」的爭論，從過去所謂「睡獅的中國」開始怒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以來；接着更從亞細亞的其他「豬羶」如土耳其，印度，朝鮮等在列強的宰割下開始奮鬥以來；同時，從歐洲大戰以後，遠東成爲列強爭奪的核心以來；遠東問題遂惹起了世人的注意，「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之爭論亦隨着熱烈喧囂起來。這一爭論之來源，大家皆知是從馬

了許久的理由說：

「英國政府動搖於用自然的壓迫，干涉，封鎖，戰爭等手段之撲滅蘇維埃政權的魅惑和締結條約在商業與經濟關係的舞台上和蘇維埃政權鬥爭的思想之間。」

這英國的「心的動搖」一貫着英蘇關係之其後的一切時代。一五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反蘇聯干涉雖然失敗了，然而，英國保守黨的政治家並不因此而拋棄撲滅蘇維埃政權的鬥志。每次保守黨內的反動勢力一抬頭，英蘇關係便要惡化者也就是這個緣故。這種政治要素，不光是英國如此，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這樣。

（未完）

克斯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一語發端，在馬克斯著的「印度中國論」，「經濟學批判」，「資本論」等書中，皆有這一語的存在。許多學者與研究家，遂以爲馬克斯這文句是在強調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之本質與亞細亞以外的社會生產方法之本質有不同的區別。實際上這是學者們的神經質的錯覺的誤解。馬克斯的「經濟學批判」論「社會經濟階段」寫着如下一段：

齊平

「我們很可以把亞細亞的，古代的（希臘，羅馬），封建的，及近代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當做經濟社會構成的階段。」

此段中所謂「亞細亞的」一語，爭論至今日，大多數認爲這是指的原始共產社會，並非一般學者所誤解成的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之本質的殊異。誠然，亞細亞社會的生產方法有其特徵存在，如果像著述「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馬迪

爾那樣，把「特徵」省做「本質」的殊異，則鑄成根本錯誤。因為決定社會生產方法的本質的差異，不是由於生產方法的特徵，而是根據收奪剩餘生產物的制度。但是整個世界的社會進化的範疇，亞細亞不能單獨脫出歷史進化的軌道之外。歐羅巴的社會歷史的進化法則——是由「原始公產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進化公式，亞細亞亦相同；美洲，非洲，澳洲，亦莫不相同。今日的中外著述家，研究家，學者，皆以中國的剩餘生產物收奪制度，等於封建制度。在此，所謂「亞細的生產方法」一語，顯然不是說亞細亞的社會生產方法之「本質」與其他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有什麼區別。不過亞細亞的生產方法的特徵，吾人不可不強調以，說明中國農業停滯之原因。

第一特徵——農業灌溉經濟。

中國的農產物如稻，麥，豆類，棉花，馬荳薯，甘蔗，及其他花菓植物皆需要灌溉。但是中國的雨量不足且不調和，故在農產物的播種期每須早期灌溉，成長期亦需灌溉。一畝收穫之豐凶，耕種田地之多寡，以及一畝收穫之數量

，除外十年難逢的風調雨順之年（俗語十年難逢金滿斗），幾全賴灌溉之充足與否以決定。因此，關於灌溉之設施非有投入農村的巨額資本莫辦。例如疎河運渠引水築堤等工程，由於洪水為患，需要每年補修改築。此項巨額資本，除國家負擔外無他辦法。因為灌溉設施屬於公用事業，即使私人能負擔，農村富豪地主誰肯解囊捐助以利他人呢？中國的封建君主專制社會，所以至今尚為一部分落後農民所思慕的原因，不能不說是基緣於此。因為今日的中國，政府對於灌溉設施，幾乎全由農民自然發展，自己負擔經費。因此，農民自然生怨於新，追憶於舊。解決農村問題者不可不大加注意這一點。

第二特徵——提防排水制度。

中國的農村經濟，灌溉既為必要，更惹起排水制度之必要。要是沒有良好的排水法，水田必成池沼。而田土中之鹽質（Alkali Soil），由於物理學上之毛細管的作用而上升，耕地變成鹽田。因此一方面需要灌溉，同時雨水過多時節更需要排水。提防，排水溝渠，分水界牌等之建設，固屬必要的制度。此種制度之設施的負擔，國家應為第一義的

，農村之組織的與集團的負擔應為第二義的。尤其是在今日中國農村經濟破產，耕地縮小，收穫減退的情勢之下，國家機關的使農村建設此種制度，實為解救農村的急務之一。

第三特徵——深耕施肥代替休息耕種地。

在歐羅巴有「三圃農法」的存在，分耕地為三，每年一耕一休，三年一回轉。因為土地中所含有之養分與色素為植物所吸收，逐漸貧乏，所謂收穫遞減的法則即根據於此。因此，每三年土地休耕一次，得以吸收自然之養分以恢復生產能力，此即三圃農法之存在理由。但是在亞細亞此種制度並不存在，而以深耕與施肥補救土地之貧乏。極東農業資本之運轉，比較歐美迅速二倍三倍乃至四倍。中國南北各地氣候寒暖，雨量多少，灌溉技術等皆有差異，一年內在滿洲通常收穫一次，在山東二年間收穫三次，在揚子江流域每年收穫兩次，在廣東一年三回乃至四回之收穫。遠東農業的收穫速率，遠勝於歐美的原故，全由農民之深耕易耨與勤勞施肥之功效所致，事實極為明顯。

第四特徵——植物遠勝動物之供用

植物性食料，不僅供給人類作主要食品，且供給家畜作飼養料。衣服足履的原料品，大多不仰給於家畜之毛皮，亦從植物採取。其餘施肥之原料亦多用植物之渣滓。遠東民族的家畜業，其所以不發達的原因，不能不說是在於肉類食料品之作用低下。此外由於具體的社會，經濟及政治諸條件，限制了家畜勞動作用之重要性，亦保家畜業不發達的重要原因。

第五之一般的特徵——手工勞動

(人工勞動)

遠東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農業勞動，機械耕種等於零，家畜勞動亦非主要地位，但是耕作技術，比較歐美農業更需要複雜繁多的勞動，而這些勞動，全賴兩手代替歐美的機械，耕作，播種，收穫全由兩手勞動進行。這是遠東農業的普遍一般的特徵。前述四種類特徵的勞動，除一部分排水用機械外，亦大多出自農民的兩手勞動。至於家畜勞動，在中國各省雖占相當地位，但是亦須在家畜勞動之後，復興手工勞動，始能播種。例如中國之水牛及棕色牛耕田耕地亦頗普遍，但同時在牛耕之後需用鋤，耙等物加工一次或兩次，在四川，雲

南，貴州，且需加工至四次之多。近十年來，滬甯滬杭鐵路沿綫各縣，漸漸採用灌溉之抽水機，滬寧路一帶，約備有一千七百架抽水機，但大多不過一二匹馬力。根據中國海關統計，農村用機械輸入，自一九二三年以來，每年總價值如下：

- 一九二三年 四〇四、三四九海關兩
- 一九二四年 三八一、九二七(全上)
- 一九二五年 六四二、八八二(全上)
- 一九二六年 五三三、五九四(全上)

從一九二七年以來，根據美國領事陪爾的調查，中國農村用機械輸入，每年僅占機械總輸入百分之十至十五之間。中國農業乃至全遠東農業(日本農業雖較為發達，但不及歐美遠甚，)其所以停滯之原因，不能不說是在於機械力耕種完全缺如。十四馬力之一個發動機(Motor)相當於一百至一百五十人之勞動者的一晝夜工作。因此遠東農業之手工勞動生產與歐美尤其是與今日之蘇俄相比較，那有不在機械農業生產之前相形見拙三千里的道理。

自然，中國農村經濟之不發達以至於破產，固不能根本上歸咎於機械農業生產之不進步與缺如，這其中自有一個

互相依存的辯證法的關係存在。例如社會生產制度，政治上，經濟上，及半殖民地的政治經濟性質上，與機械農業生產之不發達，皆互為依存與影響的關係，而使中國乃至全遠東農業發展受阻滯受妨害。但是解決農業問題的當事者，從政治上下手因屬第一義的，不過為了促進第一義的發展與完成，一方面根據中國乃至全遠東農業之生產特徵，發展其習慣的歷史的及特殊的生產方法，同時更須積極的大規模的採用機械農業生產方法，這在第一義之下屬於第二義之點，亦非大加注意不可。吾人一面固不願開一般庸俗者，近視眼，詭辯家，麻醉藥劑師，欺騙播種者一連的空唱復興農村，同時吾人亦須防避抹煞一切的離開實際的空想家之危險。因為不如是，前者等於魔術家，後者等於害蟲，均屬解決農村問題的障礙物。(完)

期望

新年特大號

歡迎投稿

體裁隨意

知識份子的歷史性與階級性(二)

山人

四

有了頭腦勞動和手足勞動的分化，於是形成了國家，這在歐洲，最先為奴隸制度，其次為農奴制度，大概支持這種制度，且在這個制度之下討生活的，就是僧侶，這在羅馬後期中世紀的基督教，就是典型代表，他們差不多是知識的寶庫，舉凡醫藥，教育，天文，地理等都是他們的專利，不用說他們主要的還是神學，其他如天文地理以及各種科學等等，都不過是神學的婢女罷了。在中國，以先或許是陰陽，巫醫，祝宗這一類人物，後來才變成儒者的專利，中國的儒者，外國的基督教，或許都是名異而實同的東西。雖然中國儒者的學理的基礎，宗教的色彩很淡，而只於大自然中求妥協，講求一種中庸之道，如說「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等等便是，這與基督教專司人神的樞紐的自然不同，要

之同為統治者工具的一點，是無可疑的事實。

同時在儒者和基督教發生，發展的經濟的基礎，也無不相同，即都是自治自足經濟時代的產物。東方的聖人說，「凡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殺」，西方的聖人，對於翻花樣說怪話的，則視為異端，處以火刑，何以這樣的相同呢？無非都是要維持自給自足經濟的秩序，不要因外誘而感受震撼的原故，此所以受基督教完全支配的中世紀，受儒教支配的中國，科學不能發達的由來。使管主國於現世紀的中國，聽說還有人主張要在學校設讀經講經的科目，並且講五行，精，氣，神，的中醫，還在大行其道，你說從那裏說起。果有科學發達的坦途麼？

暫且不提到這一點，卻說當時的知識分子，雖然是與統治層合流，且係作統治層的粧飾品的，但在外面看來，好像也有屹然獨立，同統治層不發生什麼

關係似的，如孟軻說：「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便是，實際不過是「撒嬌」的說法，你看他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又何嘗不是傳食於諸侯呢？又如孔丘，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故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可見當時的知識分子是離不開統治層的。

不過中國的儒者與歐洲中世的基督教，還有一點不同的，就是歐洲中世的基督教，牠本身有經濟地位的，即牠有領地有領民，並有城堡作戰時的保護，因此，中世紀政教相峙的事件，還層見迭出，自文藝復興以來，教會干涉政治的情形，才稍稍斂跡。可是中國的儒者始終只是馴伏於統治者之前的，反正不之齊，就之楚，沒有說離開齊楚而可以獨立生存的，何以？正因為他沒有經濟基礎的原故。固然在中國史上，也有不少如「學通東魯，習耕於郭，傲百民，蔑王侯」的知識分子，然而這卻是屬於

地主範疇，他有田有地，大可自給，卻非純粹的知識分子，畢竟他們也不是絕對的屏棄仕途，正如時下的講獨身主義的女子一樣，亦不過在期待着某種程度的老伴罷了。中國的儒者雖無經濟的基礎，卻是中國政治上少不了的機軸，中間雜間秦火，而至漢以來，卻已跳出中韓蘇張等諸子百家之上而獨占了，試看儒者的始祖，歷代都有加封，或則稱為大成至聖，或則稱為前世師表，而錫以文宣王的尊號，就是星旆裝引弓的蒙古人滿洲人入主中華時，也深知道崇儒重道的奧妙，以為駕馭着猴兒，非把握着控制猴兒的鞭子不可，就是說他一重儒者，就算是把握了統治中華的重心，因此看來，就在知道中國的儒者與中國的統治階級有怎樣的關係了。

在這裏，我還插一段閑話，目前的基督教，本是帝國主義者麻醉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被榨取階級的一個工具，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最近似乎又出了一個新花樣，即竟有曾經是實業家，製道家，銀行家等數人又來中國皈依佛法，據他們的宣言，怎樣指責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褻淺，怎樣稱贊中國為禮義之邦，寬洪大量，和藹可親，中國的不抵抗

主義，中國的滿不在乎的態度，竟博得他們這樣的稱許，真有點莫測高深！

五

知識分子在前資本主義時代，不用說，是與支配階級合流的，但在資本主義時代如何；元來現代的資本家，他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是屬於所謂第三身分的，他們在貴族，皇帝，教會三位一體的支配之下，是侮蔑，嘲笑的對象，可是隨着社會制度的變革，他們竟然伸展到最前列了。他們唯一的目的。就在獲得利潤，可是這些大腹賈們，只知道追利潤，其他如待發明的生產手段與經營方法，決不是他們所能想像的，因之他們要展開他們自己的前途，即資本主義的黃金世界，亦將有所不能，何以？僅有增殖利潤的目的，而無增殖利潤的手

段的原故。然則他們究竟應如何展開自己的前途，那唯一的方法，只有利用知識分子，來填補他們自身的缺陷。看啊！當他們感覺需要新的動力時，便有瓦特的蒸汽機關的發明，感覺水陸的交通不便時，便有富爾敦，史蒂芬生的輪船火車的發明，感覺通信不便時，便有非尼摩斯，亞力山大卑爾，馬可尼等電報，電話，無線電的發明，感覺鋼鐵的需要時，便有卑斯未爾的造鋼法的發明，總之在他們的發展前途感覺什麼困難時，就有人來替他們斬荆披棘，跋涉難關，這樣，這時候的知識分子之有利於資產階級，而當時的資產階級之離不開知識分子，乃不言而喻的事，就是說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初期，是被穿為至寶的。

——待續——

光 絲 地 毯

每尺 二元 六角

純剪羊毛 藥水洗濯
光耀輝煌 無上珍品

上海靜安寺路

大北地毯公司謹啓
恒豐永地毯號

陝西婦女之今昔觀

克特

中國婦女在封建制度的鎖鏈下，被舊禮教所壓束而呻吟輾轉未曾自由者已為時數千年了，婦女之解放運動雖提倡了多年，但結果終敵不過經濟的破壞力，舊有的風俗道德與立身的禮義廉恥以及父子家族間所有的關係，都被資本主義經濟之侵入農村與災荒之相繼而掃盪而破毀起了根本的變遷，放棄了她多年來堅而不可破的銅牆鐵壁便盪然不復能存在了！

陝省因七載荒旱十四斛米未收，演千古未有之饑饉，使素稱為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三代之風秦漢之俗的陝西在今日經濟衰落農村破產的結果中，將鄉村舊有的一切社會關係根本變更了。在這災後浩劫的慘狀中，而陝西的婦女已被解放於家庭制度，舊禮教的鐵律之壓迫下而反投捲於飢寒交迫苟延殘喘的悲慘生活中，與男子同作哀鴻災黎之輩，更受深一層的災難。

茲將她們生活的變遷略述於後以嚮讀者。

陝省婦女數年前還是堅守着牢不可破的三從四德，足不出戶，深居閨中，主宰家中烹調餉兒育女的家常瑣事，除了紡線織布以謀衣穿而外是不從事於農作業的，有的也只是在麥收秋忙間，她們是一字不識，仍抱着女子無才便是德讀書無用的觀點，照例的還給女兒們裹足，一手包辦着兒女的婚姻大事維持着放有的孝悌貞節之禮教……這些這些到如今

都變了，而且根本的變了，現在呢人去房空，田園荒蕪，男者挺而走險流落他鄉，婦女則轉死滿壑流作娼妓或作婢女與乞丐，未死而苟延旦夕者，僅企求蟻命，尙何顧於人生道德立身廉恥之尊崇堅守呢？

在昔日路旁道節的貞節坊節孝碑是轟然的樹立舉目皆是，而今則未曾有新的增立，往日的節婦寡妻不敢私通男子今則公開的任意欲為，從前婦女之不讀書與裹足之習，今則不禁自放了。大家的小姐，小家的碧玉，自然都相繼的破有錢的父母送上了新式的學校而開始讀書了，貧家的婦女也因家計之窮迫而走上了耕田幫助着男夫之操作，因着洋貨布匹之物美價廉，而使舊式的手搖車與腳踏機廢止而不用，所有的衣穿也不復從婦女之手一線一針而來，父母們也因新潮流之浸染耳聞也開始了開吹的婚姻監理，但一切舊婚喪下的儀式卻依然堅決的執行着，這許多的現象却證明了鄉村婦女們生活之一的新的方向。

可是當我們走入繁榮的城市，則白日來呼喚的乞丐，以及滿街簷下之呻吟者，率皆災劫後的無辜婦女，這便是劣老而無色相的破家婦女之出路。另一方面你再看則有綺飾玉貌花技招展的娼妓，白日出入於戲園酒樓中，夜間則私娼公娼之刺目招牌，慘笑悲呼的婉轉脆弱之女子歌聲和鞞鼓梆子聲，藉着音波的傳播會一陣陣連續不斷的傳進你的耳鼓。這

些皮肉生涯的姑娘們便是在災後被販賣或引誘而來的教好而略其姿色的良家婦女。昔日陝省婦女之為娼是很少而僅有；今則各處皆是而佈滿了潼關道上的旅舍中。雖則她們不說出真名和家鄉地，但却在不純粹的口味中使你察出她們的身世和遭遇，即鄭州開封之省外區也有了陝西婦女作娼妓，過去陝西之小縣大鎮不見這般神女生活的蹤跡豔影，今則使你身歷旅地便首先接觸了這般紅綠脂粉的可憐女子。至於其他的貧苦女子則為人婢女，僕婦，乳娘之輩。僕婦則分上牀與不上牀之分；上牀者即身懶好飾不甘作妓而薄具姿色者，月資十元或數十元不等；不上牀者乃不論年齡以身健壯，勤操作為目的，月資不過三數元而已。乳娘的工資每月三四元不等，一切待遇較優而婢女，則為純奴隸生活多無工資之獲得且多為拐賣而來的，其他則有縫窮婦日攜針線竹籃徘徊街衢，為人縫補衣襪，洗衣婦則在深巷陋街中為全集生活而替各機關洗衣，而特別的一種現象則為理髮館中女工之設立，產婆看護之增加以及招待職員之出現。這種現象都表現出上層女子之日在參加社會事業之增進中，已演示出各大都市商業經濟發達之必有象徵。可是因為風氣尚未大開而工資之大（理髮女工恆由三四十元至四五元不等，產婆則視家之有無而多在五六元左右）理髮女士僅留一二，女招待僅竹筍市街紫羅蘭咖啡館中的二位摩登女士而已，這便是城市中中下階級的婦女生活。

至於小數擁有錘資不事生產的老太太太，少奶奶，小姐，姨太太姑娘之類，他們除了在都市裏的樓房，山村裏的別墅，羅鼓喧天的戲園，花天酒地的妓院，遇他們調劑精神，舒暢身性，安逸嬉樂的淫浪生活外；則做些吃煙搵牌的勾

當。我們沒有提說的必要，在這裏必須說到中等小資產階級的女學生生活。因為這是關乎陝省文化事業的。

陝省女生的學校生活我們暫為不提，而他們的外表與行為則處處在摩登化與時髦化的過程中，他們為爭求解放與自由之實現而反在力謀粉裝標緻。為徵求摩登學時髦而日在想過着浮華奢侈的生活遂養成慕虛榮勢利是圖的心理，忘記了為學業前途之奮爭，我們由近年來陝省女生對婚姻問題之處理與解決以及結婚之對象與離婚之分析中便證明了這點，他們的不能吃苦向學為社會着想而將讀書作為求財於榮享樂的目的乃是乃吾陝之不幸亦婦女界之不幸。

總之，陝省婦女在災情後富者日趨奢侈而貧者漸墜入無產者悲苦的災難中。若經濟能恢復工廠有所設立則他們在錢勞動律下尚可過上海各大商埠中女工的悲慘生澁否則只好者作娼妓不好者作婢女僕役生活，最不幸者則只有經乞丐生活而死亡，這種陝省婦女的慘圖，閱者將作何想乎？

一九三三，十，一五，於陝西。

使 他 敵
胃 病 神 藥

此藥為德京欽醫師二十餘年經驗心得之結晶原料純為國產藥物而以最新科學方法精製而成凡一切胃病如消化不良、肝胃氣痛、食慾不振、嘔吐、瀉痢、精神疲乏、神經衰弱、功效神速、服法詳見說明書。

上海飛路二九一號
進 化 藥 房 經 售

商縣通訊

琴

在政治貪污社會腐惡農村破產私造國幣的陝西當局之下，當然僻居山林地帶的一個區區小邑——商縣的一切一切，怎樣獨能例外呢，記者這次因私在商縣住了多日，茲將耳聞和目睹的事實，人民的痛苦，社會的黑暗，和幾件有趣的新聞很忠實的約略記出，雖屬明日黃花，也可以作為讀者的茶餘酒後之資，同時也就是我們畸形的陝西一個縮寫了。

商縣是陝西東出鄂省的過衢，東有商山，為秦漢時四皓隱居的地方，城在丹水的上流，陸路有坎坷不平的山道，懸崖削隔的峻峯，水路交通，要在龍駒寨以東，才能通行舟楫。

該縣人民全數業農，偶爾豐收，除納納糧以外，尚且粗足，不過近年來兵燹天災不斷的交臨，再加上苛捐雜稅，彷彿牛毛似的，實開中國稅史上的新紀錄，什麼勸匪捐，棉衣費，普通捐，省庫券，銀行招股等等的花巧名目，甚至土匪式軍隊的鞋子和襪子，也得由窘困萬狀災後子遺的斷垣敗堵的家中派徵，而一年之中，災民不得半飽，必得二三次納糧，至於特別的派款，公造的拉夫詐財的次數和數目，老實講，還要比中國的人口數多幾倍呢，古詩說：「夫因兵亂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的話，還不能夠描述商縣人的痛苦。

商縣的正紳，早已隱退，現在的紳士（？）區長（？）都是持力獨行，舞弊營私成了慣技的無賴和地痞充當，再加當地的貪官，狼狽為奸，擅加捐稅的名目，吸吮災民的脂膏，所以民衆在這樣殘無人心，行倍土匪，輾轉剝削的淫威之下，不堪者丟家逃亡，無力者只能隨俗升沈，依阿取容，不敢開罪一步，不然就要有大禍臨頭的一日。

鴉片的流毒，中國人人都是知曉的，商縣的鴉片中毒極深，在很小的一條街上，你可以找出數十家的售煙館，家常常來客視爲不可避免的應酬，至於煙燈，家家都有，況且還不備一隻，這也並非記者刻薄的話，同時投機的好商，販運的也增多，政府方面，戀爲財源，設立罰款局，又名善後清查處，人民不收也罰，不種也罰，結果公務人員，互相分潤，飽載而歸了。

所以說貧者災民，富者土棍劣紳，爲匪的心理，欺詐的痼習，深深的印着人民的腦海，社會上已竟整個的陷溺於崩潰和腐化的途徑，將來無窮禍患的種籽，卻很穩固的種在了現在。

商縣的縣長，是本縣人閻星垣充任，當記者到商的時候，他方到任，據所知者就是借公報私的事實，例如他和甲深仇，懲乙和甲因瑣碎小事而與訟，那末他就是判決人了，其次就是他的兒子，充縣政府的會計，他一身任縣長，兼一

二科長，公安局長，和民團總指揮等等要職，公費和月薪，當然他一五一十了，照這樣父子衙門，在現在的中國，實是創聞，所幸司法獨立，不然一人獨裁，要做縣皇帝了，誠然不管獨裁與否，只要對於本縣的癥結，知之明瞭，以身作則，狷介自持，拯救本縣的社會，改觀本縣的世風，要對事，別對人，這樣的一步一個脚印向前做去，將見口碑載道，不過記者前次離商的時候，不知如何怨聲却佔口碑而先了。

該縣最高的學府，就是商山共立中學校，為陝西省立第八中學，其內容和組織，記者不知，不敢妄談，而校長邵覺公然在校內吸食鴉片，和學生結為義兄弟，作為他的黨羽，視學校為他的護身服的事實，却司空見慣了，所以學生無所謂考試，只要給他們的大哥（校長）告訴就得了。

據說商縣去年的虎疫傳染甚劇，人民不知預防和治療的方法，死亡的人數更慘，而自詡為知識分子的商山共立中學校長，竟在縣務會議席上提出唱戲敬神的笑話，又有徽號三剩人的王某，（名字忘記）亦同時提出急速過年，以為瘟神隔年，就不來了，這一類的趣事，在科學不發達的中國，誠然不怪，不過思其頭腦的簡單，思想的幼稚，乳臭的口吻，可笑亦復可憐。

老實講，法律和理論是不能適用於商縣的，記者將幾件的黑幕，一一揭出，不過盼人知道在現在號稱以黨治國，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照這樣痛苦的人民，牛馬的驅使，黑暗的社會，地獄的生活，還不知有多少存在着，至於說盼黨官貴人，來顧及到，迴想到的奢望，那是實在不敢了，因為我們陝西的一切，相差軌道豈僅萬里呢。

（琴寄自西安中秋次日）

中華製藥公司監製

中國人請服中國人丹

長期抵抗！要從商戰制勝
提倡國貨！須服國產人丹

完全國產 防疫聖藥 人丹



龍虎商標

此丹係中國
治百病有奇效
宜四時宜老少
旅行備最寶妙
中華製藥公司製
長沙中藥房經理

主治 中寒中暑 神昏熱厥 胸悶嘔吐
腹痛吐瀉 食滯酒醉 車暈船暈

大包五角 瓶裝二角 中包一角
小包五分 各埠藥房烟紙店均售

上海中西藥房發行

國慶後一天 (續完)

余慕陶

四

公寓雖我的住所不遠，我是回到家裏吃中飯和吃晚飯的。但是每當我一吃了飯總是不敢在家多登一會，抹過了嘴，提起腳就走。

【爸爸，爸爸……】

每當我出門時，我那才周歲後的小孩總是這樣叫着，他叫時也總是伸出了小手要我抱抱他。爲了我自己的事體，我是十九沒有抱過他。他看到我這樣忍心，便哭哭啼啼着，有時竟要他的母親抱着跟我走到衙堂口邊。

公寓的房子的確是小到只能容膝，房裏只擺了一張小鐵牀，和一隻小檯子，已經覺得是無處可轉身了。白天，除偶爾在走走馬路，看看那馬路上的繁囂的紅男綠女以外，多半是兀坐在那隻小檯子邊看書，看書看得疲倦時，則提起紅鋼筆來校對最近給一間書局翻譯的小說——『電影王』。晚上，自己原決定要寫點零碎稿子，然而不曉得爲了什麼，竟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墨水瓶，稿子及鋼筆始終是端端正正地擺在小檯子上面。偶爾雖會提起筆來在稿子上寫着，然而所寫的東西簡直是不像樣，接着，又把紅墨水筆把來劃掉。以後，又提着筆很小心來寫，然而，接着又是把紅墨水筆把來塗掉。當自己愈想寫時，愈覺得所寫的東西都不行，而一晚總是藍墨水寫來，紅墨水揩掉，結果，原稿紙是一張一張扯將下去，文章是一個字也沒有。

我是每晚十二點以後才就寢的，躺在牀上雖有時會想到家庭，特別是最近才斷乳的小孩，我始而覺得我是在過着逃亡的生活了。然而每當我一覺醒來時，一身的肉皮癢得怪難過。接着，在我捏着了那懸在房中間的電燈時，我才又發現得在那兩個牀沿有無數臭蟲好像在體操，這時，我滿想回到家裏去。家裏雖有這同樣的破牀，家裏雖有這同樣的爛棉被，然而家裏卻無論如何總沒有這樣利害的臭蟲，懶倦時，兩腳朝天，一躺在牀鋪上，便可以一覺睡到天亮。但是爲了一回到家裏，害怕着真有那意想不到的事變，便又把幾次三番都下了決心，且走到公寓的門口的，兩腳不曉怎的，還是拖回到那原來的盡是臭蟲的房子裏去。

於是，我只好兀坐在那小檯子邊來石看書了。然而，又不曉怎的，我這時的心是沉靜不下來，還是想到家庭。我想那些巡捕或許是在抄我的家了，我那才周歲後的小孩必然是給他們嚇得在地板上滾了。我的女人呢，我的女人或許是和巡捕爭吵了，或是給他們調笑了。當我想到最後的時候，對於家庭的小孩，便簡直莫名其妙地願意那些狗東西會把他嚇死，而我的女人，我也希望她會同那些狗東西格鬥，終於被壓迫到墜樓，或採取其他自殺的辦法，而一命嗚呼下去。從此，我便索性來痛快地大幹一番。當我想完了家庭而過渡到我的本身時，便無端地儘伸着頭兒，向那朝西的窗門望來望去，生怕我這新遷的地址又給那些狗東西嗅出來了。大概是過分恐怖罷，我竟弄到一會又想小便，一會又想大便，每在我大小便解完而正回到我樓上的房子時，無意中掉頭一望見那扶梯上的昏黃的燈光，照得自己的身體拖着一個人影，總以爲後面是有人在追趕着。

五

不怕中國的國家是一年不如一年，然而每屆雙十節時，中國的機關總照例地通告人民要裝燈結綵，以示慶祝。我是命注定了和這雙十節的國慶日無緣，當我在這一天由公寓裏回到家裏來時，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就給我遞了張傳票。案件是×××危害民國

，被傳事由是訊問，應到時期是十月十一日下午二時。我看了這張傳票，登即就驚惶失措着，一面在拍棹子大罵女人不懂事，不說沒有此人而把傳票退回去，一面則喝着女人趁早打疊行李搬家。但一會之後，我却又袋着這一張傳票走出到街上，打算去問一位有法律常識的朋友H君。

從我住的弄堂出來，朝北走了一程，又朝西走了一程，我便來到了H君的家裏。對朋友極願幫忙的H君，一聽到了我的來由以後，立即介紹我和一位律師談話。

一提到律師我是害怕的，因為做律師的人總是危詞恐嚇當事人，先使當事人相信了他所說的極關利害的話以後，便趁機提出這個案子的公費。我呢，律師就不來危詞恐嚇也已經是驚得嗚呼哀哉了，至於公費更簡直是要命，一身除穿着有那一套八成新的唯一洋服以外，便有數箱舊書，那末，什麼地方來錢呢？一想到這兒，我的內心不禁又咒罵起自己的女人，那大意是：『像這樣不懂事的女人不死留來幹什麼』？這好像因為有了她，我才弄到這樣不景氣。同時，我把那張傳票一團，摔的就把牠丟在路旁，我決計不出庭，也決計不找律師去了。

但一會，我却又退後一想，以後又怎麼辦呢？於是，又重回到那條路上，把那一團紙重拾了起來，看看裏面有沒有註明這個問題的解釋。當我把那團紙掀開來看時，我的眼睛才看見當頭就有這一行『注意』的小字：

『被傳人倘無正當理由，屆時不到，得即命拘提』。

這一行小字嚇得我立即抖了起來，地皮好像儘在轉動，我的脚步都踏不實在了。

『如果這次不出庭，以後，上海簡直不能找生活了。法庭必然是叮囑捕房及一切新聞檢查的機關要注意我這個名字，萬一被他們發覺，那所有與我有往來的地方都必定再不敢和我接近了。那就改一個筆名罷，橫豎上海是正在流行着這個玩意。然而不行，你又不是文壇上的鴻人，書局的老板，雜誌的編輯那裏會再要你的文章？』

我就這樣似癡非癡，似癩非癩地在馬路上走了一個大圈。等到我覺得我的兩腿是酸軟得拖不動時，我才曉得我是從亞爾培路福理履路來到了南京路的外灘，並且我那時候是儘在那浦東碼頭的鐵欄杆邊，出神地望着那包羅了上海的一切的黃浦灘了。

不曉怎的，我的心忽又一轉，覺得萬不能這樣消極下去。接着，我摸了一下我的腰包，就叫了部黃包車接着H君所開的律師地址，飛也似的，找律師去了。

六

然而這位律師倒不像我所預料。他第一告訴我所謂：『訊問』即是見證的意思。其次，他又說千萬不要害怕，否則，那法庭便要拘提我。這是一般的見解。我聽了這一般的見解以後，便告之以被告×××曾在法庭裏有意陷害我，供過我是他的原告，算不定他已經對我有種種的羅織，恐怕一去，會發生另外的問題。他明白了我這苦衷，便答道：

『那末，你就請H君同你一道去，如有問題，就叫他打電話給我，我立即到庭，替你辯護』。

『律師，你可否代表我出庭？』

『不行，見證人是用不着律師的』。

不怕律師是儘管把勇氣給我，我還是躊躇着。我一心以為這國慶後一天的午後兩點鐘是我生平的最大的難關。

正當我儘在呆望着律師，而律師也沒法可以減低我的憂慮的當兒，朋友H君便趕來了。他一看見我滿臉所充溢的愁苦情形，便拍着我的肩膀說：

『老余，不要緊，我們明天一塊兒去』！

律師看到H君的豪俠，又插着說：

「你儘管去，有事體，我總是用全副力量來營救你。再不然，我還可找朋友大家幫忙」。

這一來，我的膽子才壯了些兒。

.....

殘秋的涼風把我送回到家中，我的一身好像分外地新添了酒後的熱力。當我才踏進到房門，又發覺那與我有關係，而×××也在裏面任職的書局老板已等在家裏了。他見了我始而說不要緊，終則力保我不會出什麼岔子。

於是，我便堅決地打算出庭見帶了。

七

法院是在薛華立路，當門懸着有黨旗和國旗，被風一吹，和招魂的魂幡毫無異樣。房子是那麼莊嚴整潔，我不禁又冷噤起來！

到了法院的門房簽過了「到」後，我們便踏進到那三樓的第三刑庭裏。到庭的人有原被兩告的律師，H君，書局老板，×的父親，公安局裏的原告。及一些旁聽者……。原告律師坐在庭的右邊，被告律師坐在庭的前頭，我們都坐在那板凳上面。

大概是午後三點半的樣子，殘秋的陽光已經離地平線不遠了。法警叫了一聲「開庭」，三位推事，一位檢察官和一位書記官便由中門來到那庭上，庭下的我們便一致起立。檢察官點了×××名字，旋即宣布本案為「危害民國，禁止旁聽」。於是，旁聽的人們都逐一退出去了。接着，檢察官又命令見證人退庭候訊，於是我們也跟着旁聽人先後地退了出來。

那條直通扶梯的走廊好像是一條街衢，街衢兩邊的分庭就同做生意的舖子，庭裏的法官的哄哄的聲音，自然就酷像在舖子裏叫喊的買賣手。至於來住在這條街衢上面的人，特別是穿黑衣裳，架黑眼鏡，面目猙獰和語無倫次的大塊頭，誰看了之後，誰怕會回憶到傳說裏的什麼鈎魂鬼罷。我在這兒蹣跚了半點鐘，我身上總覺得是疲乏。

是四點半鐘的時候了，法警叫了我的名字。我帶着一副波伏不已的神經，再進到第三刑庭去。檢察官很詳細地問了我的住址和職業以後，便問到我和×××的認識關係。配有一對黑眼鏡的檢察官的兩眼儘在釘視着我，他那蓄有兩撇鬍鬚的嘴巴也儘在一開一合地糾纏我。我向右一斜，我斜看到那原告律師儘在打量着我的面貌，我又向後一掉，我又掉看出坐在後面的原告也緊緊地在注意着我的身材。他們酷似一隻八足動物，儘可能地擺了許多圈套來引我，一次不就範，便二次，三次，以至無窮處。當檢察官和我問答過了二十分鐘左右，×××又被法警引到庭下來和我對質。這時，我祇看到他一陣一陣蒼白下去的臉，掩蓋了一副無恥和下流的心坎，不斷地在抖着，抖着。然而我對他呢，除覺得他幼稚和可憐以外，什麼也沒有。一會，我又聽見那檢察官在喝着他，推事也在罵着他，他的口兒便好像「媽的」什麼，蠕動不了半點聲音。這麼一來，我的淚水就給他的幼稚和可憐倒流下來了。

「×××，你當明白你是一位自首分子××告發你，你少得胡纏」。

這是檢察官對他的教訓，接着，捕房律師又說：

「在被告×××的房裏，還抄出有××和他的通信。」

我就在這樣的辯論當中再退出了法庭。

夜幕已經墮下來了，H君偕着我走出了法院，默默地，各人重又踏上到回家的路上。不過，我一路卻儘在想着：

「同志們麼？朋友麼？好細麼？實事已給了我們鐵的證據了。」

黑熊

冷波

天是灰色地。

殷紅地血跡。灑遍了舖滿二三尺深的雪地，荒山和戰壕。

無名的戰士們在那僵硬奇冷地戰場上拚着命；

呼嚨嚨……呼嚨嚨……

大炮施展着威風。裏面參雜着；殺！殺！衝鋒的口號，

漸近漸遠地，隱約地。

他們是已經力竭聲嘶了。可是，他們卻憑着最後地一息

，和僅餘地一滴熱血跟殘暴地敵人拚着；

時間是一秒一秒地滑過去。

……九一八，一二八……人們的腦際裏祇遺存了這樣

簡單地幾個數字。

「不是麼？將軍們都回來了！」

人們以爲戰士們是已經死盡逃光了，而所餘地就祇有幾

個逃回國內的空殼將軍。

但是，那並沒有完結，那正是和時間一樣地繼續着；

飛機，炸彈，機關槍的掃射，死了一個又一個地向前面

着；

嗚，嗚，嗚……呼嚨嚨！機槍的狂嘯，大炮的狂吼，

那是敵人的，帶了一陣陣地血腥氣。肉搏的創痕像時間一樣

不斷地向戰士衝鋒的肉體上增添着……

他們並不怕死，也不逃，他們是真實的戰士，祇是向前

衝！衝！他們並不想搶一個空殼地將軍帽子扣到頭上就找一

個避難所。他們是爲了國家，是爲了民衆，是爲了我們這羣

沒有魂靈的人。

他們幹着，幹着，殺！殺——

這聲息傳遍了吉林，奉天，黑龍江，全中國，亞洲，世

界。

向小裏說，連極偏僻地鄉村也都傳遍了。

海拉爾——這是我們將軍起義和反正的地方。雖然土產

不豐富，但是，使我們最值得紀念的，牠卻產生了一頂將軍

的帽兒。

一輛輛地列車駛了來，裏面滿載着投軍的義士；老的，

小的，年青的，少壯的……樣樣齊全。

自然，那不是像將軍們所乘的花車，專車，也沒有鐵甲

車在前面開路。

同時，那也不是像我們所坐過的一樣——漂亮地客車，

那卻是一列列地沒有頂蓋的鐵皮貨車。

人們像出窠的蜂子樣地擁擠着；你推我讓地，老的，少

的，年青的，少壯的。

顯明地，你能看到一個大個兒，他的體格和那副裝束給

他標示出來這樣一個狀態，就是他的性格也是富有着「熊」的倔強。

據說他是一位航空健將，他也曾做過司令官，並且他還得過某某幾國的航空金色獎章。

可是，他現在也是和人們一樣地捲進了時局的漩渦了，雖然他已是退伍了許久，但他爲了個人，爲了個人所不能脫掉地責任心的督使，所以他也變成了一個投軍的義士。

這時候，在一個比較最講究的飯店裏展開了一個宴會，那是×將軍殿下特賜的。雖然這在官場中並算不得什麼，但從這裏我們總可以看出×將軍是怎樣地招賢納士了。

兩位陪客的代表，自然也不是小人物；——王司令，趙處長——一個是邊防司令，一個是軍需處長。一個是官迷，一個是財迷，可是他們又一道都是酒迷，雅片迷，色迷。

時候是將近八點了，待役們都在手慌腳亂地忙着。幾位大人物安閑地坐在清靜的房間裏寒暄着，客套着，而終於又敘述着國家大計；

個人有個人的特能，個人有個人的奇才，時駁時和地，彼此間都保守着凜凜地尊嚴。

但，本題卻漸漸地被丟掉了。於是乎；煙，賭，嫖，色，娼，姐兒卻做了他們的終結。或許這也是國家大計所不能缺少的一部份。

「喂，尹司令！這是黑熊的稱呼！今天太冷落了，不是麼；席上這個陪酒的人兒都沒有；唉；你看；找一個……」這是趙處長的提議。

「哼！別胡鬧罷，要那行子玩意……還是請你說點正格

的罷……」尹司令表示反對。

「不，」王司令站了起來。「沒關係哪！難道我們就這樣款待客人！噫噫！笑話，笑話！席上連個女人也沒有……」

「那裏話哪！是的，那行子玩意；我是不是；是的，別；或許這也是你們在這邊塞的地方住得太苦悶了。」

「不！這是理所當然呀！」他又坐下了，笑殷殷地描着小鬍鬚。「喂！伙計！到長福班去叫月娥；」他威嚴地發着命令。

「不，不，喂！伙計；不要去……」尹司令竭力地攔阻着。

「唉！去罷！」回頭又吩咐伙計；「我叫你去你就去！」自然伙計們是高興地，跑跑窮腿，殷勤着一點官老爺們是有錢有勢的。

娼姐兒是叫來了。她笑謎謎地站在門外，一雙黑溜溜地眼珠兒，像穿梭也似地颯颯着；王司令，尹司令，趙處長，這是一種敬禮，一種特殊地循環式地敬禮。

「進來罷！」王司令用着親暱地笑聲招着手兒。但是，那敬禮仍竟是繼續着；妖媚地，妮妮地——

「來罷！」這是帶有極甜蜜地口吻，也是發自王司令的嘴裏的，不是威嚴地。

「不許你進來！」尹司令卻着實地不高興，這樣地吩咐着。

「嘿！妳真膽兒小，他是和妳開玩笑……」她蹦蹦地走進來，眼睛不住地瞟着那個怪物。

「喂！」老尹實在耐不住了，帶了些挑戰的口吻；「請問你們一聲兒，你們這些在邊塞地方當官的，都是這樣的當法麼？哈哈！」

「……」
兩位代表的臉，都煞地白一下，同時，又都紅了下來。彼此對看了一眼，又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所以又各自將視線轉開去。

片刻地沉寂。

還是趙處長是個老成練達的傢伙。

「啊！老尹！別見怪！這不過是大家玩玩罷了！」

「是啊！」王司令也轉過臉來，但是沒等他接下去，老

尹又開口了：

「玩玩？噢，是的，玩玩！可是，你們當官兒的……啊

，我現在才認識你們了……瞎眼的東西們！難道你們到這個

時候還不睜開點眼，哼，你們看看現在的東省到底成了一個

什麼東西……嘿，玩玩……」

「放你媽的屁！」趙處長翻臉了。

媽的，這股氣老尹那裏受過，順手抓起一個盤子來，拍

地就是一下子，正打在趙處長的左肩上。

「你撒野！」王司令接過來了。這也難怪，因此窗外面

已經站滿了觀光軍事會議的人。

自然老尹是更不相容，回手又給了王司令一個嘴巴。

「當差的！上來！給我……」趙處長招呼親兵。

王司令祇是站在一旁破着嗓子罵。

一個灑脫的親兵趕緊地來救駕。可是這小夥子也是太冒

失了，他也沒打聽打聽老尹以前的出身，竟敢來抓撓一下。

一隻胳膊，一條大腿，哼，給老尹兩手抓住舉起來，猛

地一下就摔到門外去了。

其餘的親兵竟嚇得倒退了幾步，一個也沒敢上前。

「走！媽的，這裏沒一個好東西，他媽的，狗雜種，沒有一個好東西，不是人，媽的，當差的，將馬車趕過來！走！……媽的，狗雜種！沒……」老尹一邊罵着走了出去。

灰色的天，反映着舖滿二三尺深的雪地，荒山和戰壕。

鮮豔地，殷紅地血跡不斷地增添着。無名地戰士們在那

疆硬奇冷地戰場上拚着命；

呼隆隆……呼隆隆……

大炮施展着威風，吼着；那是殘暴地敵人的。

「殺！殺！……」，肉搏，和參雜一陣陣地熱血腥氣；

那是自己的。

飛機，炸彈，機關槍的掃射，死了一個又一個地向前衝

着；創痕，新傷，不住地向着和我們一樣知道痛的肉體上加

增着——
時間是一秒一秒地滑了過去。

……九一八，一二八……人們的腦際裏祇遺存了這樣簡

單地數字。

將軍們是回來了，可是那裏還有的是真真地戰士，那是

無名的。

他們自然是不怕死，因為他們並不是爲了自己，更不是

爲了搶一頂空殼地將軍帽。他們是抱有絕大的犧牲的，所以

也不逃，他們祇是衝，衝，向前衝！

他們是爲了國家，是爲了民衆，是因了我們這羣沒有靈

魂的人們，所以他們到現在還是在幹着，幹着；殺……殺！

……一直等到用熱血洗淨我們的恥辱的時候，等到我們這沒

有魂靈的一羣醒覺。
是時候了！是時候了！雖然空殼將軍們都已飽囊而榮歸

，但，那並沒有結束，無名地戰士們仍舊在堅持地抵抗着，

繼續地，繼續地——

一九三三，十一月，三日晚

人生的旅途(三)

屠仰慈

在這終年保持着極端和平的黃家村裏，黃順奎承繼了他父親遺下來的三間瓦屋，四畝自己的和十畝租來的水田，安穩而知足地率領了他二十歲上娶來的妻子和四十歲上生下的女兒——小琪生活着，除了春耕秋收和夏季灌溉的時候需要稍稍煩心而外，腦海裏從來不會起過什麼劇烈的不快的波紋。他和他妻子一年四季及時的下田去耕作，沒有空想也沒有悲苦。他們的生活可以數十年如一日的保有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天一天差堪溫飽的常態；這在黃順奎夫妻倆是認爲最好最適宜的生活了，那裏還有意外的奢求？雖然，他也曾看見過他的地主——趙太爺家裏那樣的富貴榮華，吃喝不盡，一天到晚不必辛苦到年來就有這麼許多米穀租息的收獲，但是他並不嫉妬，也不羨慕。他知道趙太爺的福氣是命裏註定的，像他這麼一個生不逢辰的人，能夠常常這樣無憂無愁和平地過下去，已經算無上幸運。「生死

有命，富貴在天，」這也可以強求嗎？一個苦命的人憑空過着富貴舒適的生活，說不定要折福短命哩！他永遠這樣的設想，所以他的心境也就永遠是那樣的愉快平靜。至於他的妻子——順奎嫂，不消說又是以順奎的意志爲意志，她只曉得一天到晚在順奎領導之下做這樣，做那樣，勤苦和服從是她天賦的秉性。「我空閒了會生病的！」她常常這麼向人表示，換回來了許多差不多千篇一律的誇獎；於是她開口笑了，她覺得光榮了！她那訴說不盡積滯於內心深處的辛苦，就從這笑聲裏消失，爲那光榮的欣喜所驅除。

從有記憶的那時候起，直到現在，順奎還沒有出過遠門；遠出在順奎看來簡直是一種無可奈何，不很體面的事情。「夠吃夠穿，爲什麼要出碼頭呢？」他常常非難那些流亡到外鄉去覓食的人，而他自己，真連附近的鎮上都不很願意去的。他一年到頭除了三四次不得已到鎮上去出賣他的米麥，換回些花布，肉，以及另外一些日用必須品回來以外，在平日縱然一點事情都沒有，只好空着雙手儘玩，也不會上鎮去喝一碗茶，喝一杯酒的。他有事才到鎮上，幹完了事就回來，絕不歡喜鎮上這些或者那些好玩，好吃，好看，好聽的東西。他對於市鎮似乎沒有好感，他也始終不會看見過農村以外新奇的事物，而且，他也並不想看那些與他無關的東西。

「順奎叔，上鎮去啊，今天有廟戲哩！」

每年春秋兩季適值農事空閒的當兒，鎮上的關帝廟和東嶽廟裏照例都有一個兩次酬神的廟戲。附近村莊裏的男女老幼，誰都歡喜跑去湊一下熱鬧，玩他一個暢快，藉以調劑他們過於疲乏的身心，尤其是那些年輕的小夥子，更加來得起勁。但當他們偶然邀到順奎，或從順奎門前經過，順便招呼一下的時候，順奎總是笑迷迷地回答：

「你們去吧，我還有事情哩！」
 有時候，順奎心裏實在高興不過，他想到妻子終年跟他辛勤勞苦，沒有一天休息，眼看着人家的女人抱了孩子們上鎮去玩，自己的妻子卻還在那裏埋頭做事，不免起了一種憐惜同情和自責的念頭。而可愛的小瑛又是常常嚷着要上鎮去，禁不住很和氣很懇切地向他妻子說：

「你該帶了小瑛上鎮去玩一玩了，沒頭沒腦地不曉得休息，不嫌辛苦嗎？」

——反正現在田裏沒事！」

但是，他的妻子同他的脾氣一摸一樣：

「這有什麼好玩？跑來跑去事情也不做，怪難過的！」

順奎的臉上立刻堆起一簇笑容，他很同意他妻子這樣的回答。他帶着嗽起小嘴吧的小瑛走開了。這樣，上鎮去玩的事情就成了過去，或者他們就算玩過了。小瑛嘆了一陣找不到結果，也只好自動地停止她的野心。——她是天生一副依從父母的好心腸的一個孩子。

那許多不懂世故的年輕人或許要笑順奎生得太傻，甚至會譏諷他有福不會享，天生一副賤骨頭，其實這是不對的

。事實上，順奎要求得一年四季的溫飽，夫妻倆和小瑛可以很平安地過去，不是這樣刻苦耐勞是不可以的。他和妻子一起耕種十四畝田，從播插秧一直到收割，不僱一工散工，當然不會再有多餘的空閒時間。而收割來的穀粒還去十畝田的租穀，剩下來糶去一半，把賣得的鈔完納自己四畝四賦，還去除欠的荳餅錢，就差夠一年的開支。豐收的年份也許可以多吃幾塊肉，但一遇荒年，就有飢餓的危險了。荒年的開支與豐年的開支一模一樣，租穀照例要交到趙太爺家裏，沒有米便得用錢去代表；田賦不可不繳；荳餅早已用了，荳餅錢那裏可以以不還？但是收穫卻少了許多。於是乎歉收的損失完全要他一個人去負擔，趙太爺和縣衙門是不管這些閒賬的。所以他是不不得不如此刻苦，緊迫在他背後的生活的長鞭，有誰能看到？

日子靜悄悄地過去；現在，已經是秋涼的天氣了。順奎夫妻倆在夏季火一樣焦灼的烈日下辛勤的結果，田裏的稻穗一支支長得非常結實，大家都低着頭，踏上了成熟的道路，只等牠們的主人及時去收割。順奎得意洋洋地透了一口氣，每天緩步到田裏去看看，那些快要

金黃起來的稻穗，總是笑容可掬地回來，然後坐到橈子上一邊吸旱烟，一邊同小瑛講述那些神仙，菩薩，狐狸精，殭屍，妖魔的故事，消磨他怡然自得的時光。順奎嫂的心田也很平靜而且快樂。她現在每天除燒飯以外，便替自己順奎和小瑛縫補幾件衣服，預備冷天來的需用。四野裏的空氣溼柔而且幽靜，黃家村上的家家戶戶，都睡熟在快樂的搖籃裏。

七月半祭祖的佳期方才過去，轉瞬間七月三十日的地藏菩薩生日又在眼前。這一天晚上，照例的家家戶戶都要請菩薩，都要在門前地上插香點燭，祈求菩薩的保佑。孩子們在這天晚上是個十分好狂的時節，他們成羣結隊地在本來漆黑一團，這時候卻異常光明的路上從東家跑到西家，從前村穿到後村，蹲在地上搜集那些已經燃過的香柄，回家去編製小竹籬和小花籃，別出心裁的創造一樣一樣從天真的小手裏做出來，他們的興趣簡直比吃從鎮上買來的花生糖還濃厚。

上牀睡覺的時候自然比往常要遲。大約是九點半鐘了，順奎嫂才站起身來，放下了手裏的針錢，關上了大門，回

轉來懶洋洋地催促小瑛：

「明天再玩了，小瑛，同媽一起睡了吧！」

「不再等一刻兒，我的簾子還沒有偏好呢！」

小瑛臉也不回地只管一心一意進行她眼前的工程，用着清脆的小喉嚨回答她母親。

「好孩子，聽話吧，老伴你去睡。」

順奎也從小竹椅上站起來，放下了手裏的煙桿，過來拉小瑛的手。

「那末，等我把香柄收好了！」
 夫妻倆瞧着他們可愛的小女兒十分細心地把香棒一根一根安置到低匣裏，似乎有無窮的興趣。

「好了！」

小瑛拍拍她的小手，表示大功告成後的欣喜，順奎才抱了她走進臥室。很快地熄了燈，很快地入了幽靜的夢境。高爽無雲的天幕上掀着閃爍光明的繁星，好像仙子們的慧眼齊開，察賞着

人間的夜景。習習的微風吹散了大地的白熱，珍珠般的露滴爬上了淺草之身。坪上的梓樹和屋後的修竹都在迎風歡舞，吱吱唧唧的秋虫們不斷地合奏着秋夜之戀歌。世界是陶醉了，人們早已酣睡在自然之懷裏。

忽然，西北角上有一堆烏雲昇起，似魔鬼的幢影。挾着狂妄的西風向人間搏進。澄淨無垠的天幕被牠搗亂了，閃爍的繁星都閉上了她們的眼睛。大地漸漸地昏暗起來，掛起了一幅陰森慘厲的佈景。接着，狂妄的西風捲起了地上的沙塵，橫暴的急雨打擊了秋叶的生命。田間的稻穗在狂暴雨蹂躪之前折斷了牠們的腰頸，洶湧的海浪一陣一陣向岸上推進，衝過葦牆，倒灌到陸上來了。一切的騷動交織成一種巨大的嘯聲。自然的安寧被攪亂了，昭示着空前的巨禍快將來臨。

「外面什麼聲音？」

一大陣銅元似的雨點打上了順奎的

屋，發出許多乒乒乓乓碎裂的爆音。順奎嫂猛然從夢中驚醒，還不曉得此時外面已經變成一種什麼光景。

「下雨嗎？刮風？」

她摒氣息聲地豎耳雷聽，不覺打了一個寒噤。驚懼不定地推了順奎的肩膀。

「什麼事？外面下雨嗎？喲，還在刮風！」

順奎原來是個非重醒睡的人，他從酣夢中猛然醒來已經知道天在變了。

「快把燈點起來！」

慌了忙忙地指揮他妻子點燈，自己披衣下牀，開出門去想看一個究竟；但他方打門闖拔下，一陣奔騰的急雨夾着狂風打開了大門，無情地衝撞進來，把他的全身和屋裏的泥地都淋濕了。

「完了！」

順奎只得重新把大門關上，垂頭喪氣地回到房裏。

四明銀行

- 一、業務
- 二、儲蓄
- 三、發行鈔票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等業務
 保管箱各項貴重物件
 房地產建築住宅店出租
 另設一著部辦理各項儲蓄存款
 經政府特許發行鈔票專設準備庫
 辦理兌換及準備金事宜

上海總行 北京路二四〇號 電話一五五〇三 一五五〇四 一五五〇五
 上海南京分行 民國路台灣路轉角 電話八一五〇七 八一五〇八
 南京分行 楊公井南京下關辦事處下關
 寧波分行 江北岸
 漢口分行 特二區鄱陽街 其他國內重要各埠均有特約代理處